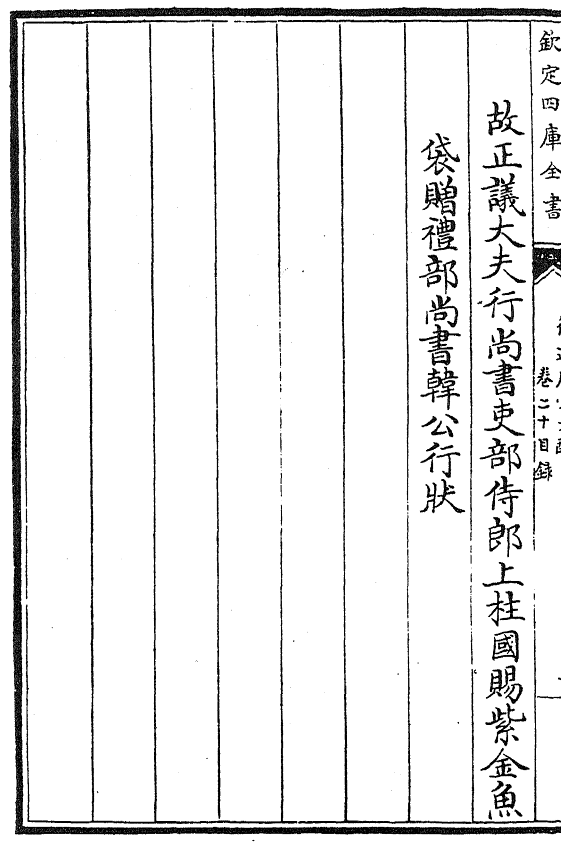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目録

隴西李翺文二



故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

隴西李翺文二

答獨孤舍人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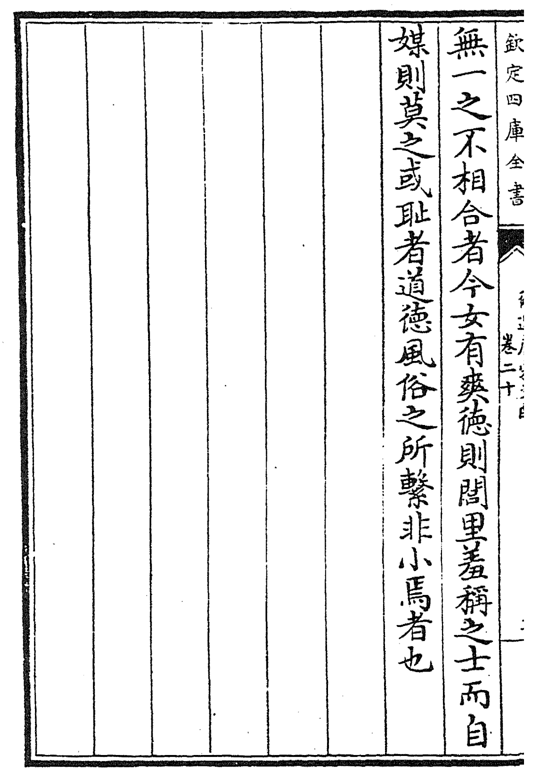
足下書中有無見怨懟以至蹤索之說蓋是戲言然亦似未相悉也薦賢進能自是足下公事如不為之亦自是足下所闕在僕何苦乃至怨懟僕嘗怪董生大賢而著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凡人之蓄道德才智於身

以待時用蓋將以代天理物非為衣服飲食之鮮肥而為也董生道德備具武帝不用為相故漢德不如三代而生人受其䟦頳於董生何苦而為仕不過之詞乎僕意緒間自待甚厚此身窮達豈關僕之貴賤耶雖終身如此固無恨也況年猶未甚老哉去年足下有相引薦意當時恐有所累猶奉止不為何遽不相悉所以不數附書者一二年來往還多得官在京師既不能周徧又且無事性頗慵懶便一切畫斷祇作報書又以為茍相

知固不在書之跡數如不相知尚何求而數書或惟往還中有貧賤更不如僕者即數數附書耳近頻得人書皆責跡簡故具之於此見相怪者當為辭焉

此文固勝韓愈上宰相等書遠矣今學塾中無不讀韓書而此則莫或及也後生小子不以求進為恥未必非昌黎階之厲矣古之詩人騷客於君臣之會出處之間每以夫婦托喻語云擬人必於其倫夫豈非其倫而言之蓋臣也妻也皆坤道也其無成有終利用永貞之義

聖祖御評
行己之道
之方是書
盡之而其
章源流正
尤為詳審



無一之不相合者今女有爽德則閭里羞稱之士而自媒則莫之或恥者道德風俗之所繫非小焉者也

之為學者約略其叙文變處雖

答王載言書

某頓首足下不以某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可則皆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德具且猶不足辱厚命況如某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宏者耶雖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陳其所聞盖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

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臨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别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

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黄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腸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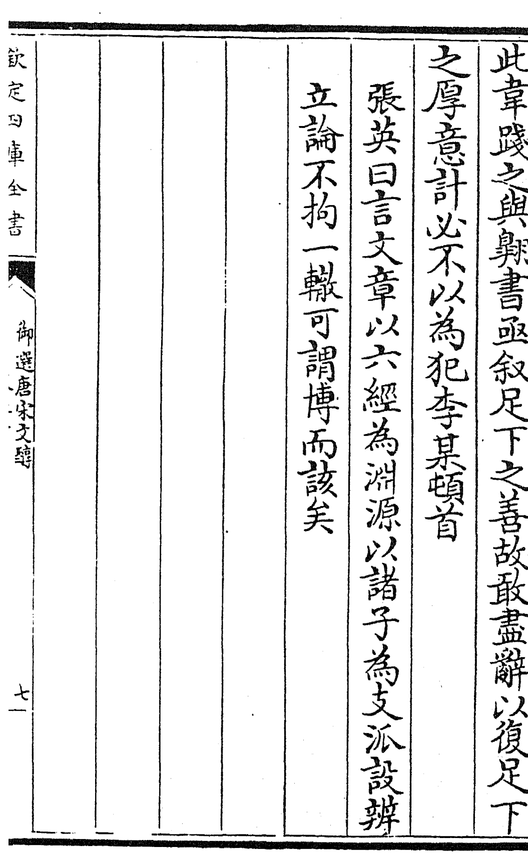
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受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受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

此非不對也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莞彼桑柔其下侯旬捋採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鶡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

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囅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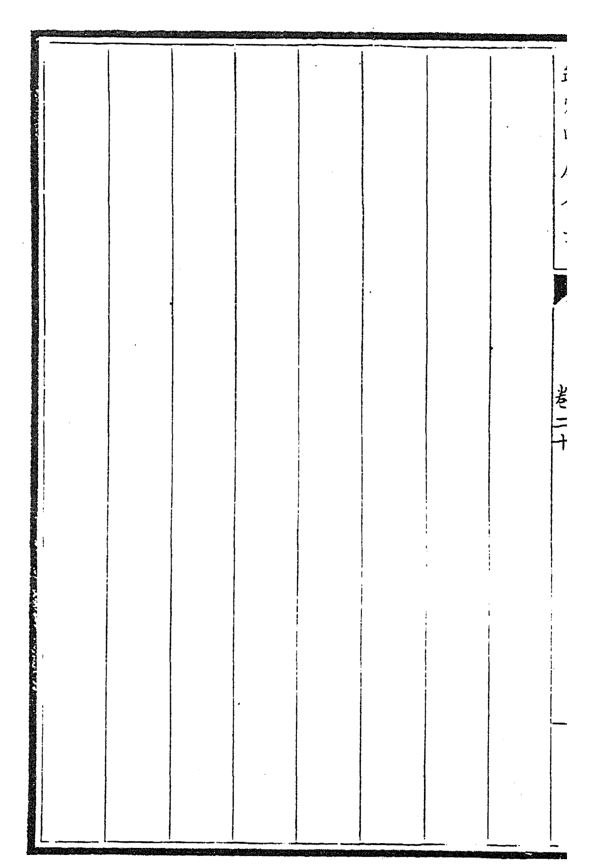
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

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非求益者欲速成竊懼足下不思乃陷於



此章踐之與翺書亟叙足下之善故敢盡辭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為犯李某頓首

張英曰言文章以六經為淵源以諸子為支派設辨立論不拘一轍可謂博而該矣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䎡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夷狄匡周室亡國存荊楚服諸侯無不至焉豎刁易牙信而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賢則德格於天地功及於後代不得其人則不免其身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為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驩兜放共工流殛鯀竄三苗舉禹稷咎

鯀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代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黨於朝禹稷咎繇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為齊桓公矣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滅項孰滅之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絶存亡之功故君子為

之諱也繼絕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世存亡國焉耳豎刁易牙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末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措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茲天子之大臣有土千里者孰有如執事之好賢不倦者焉蓋得其人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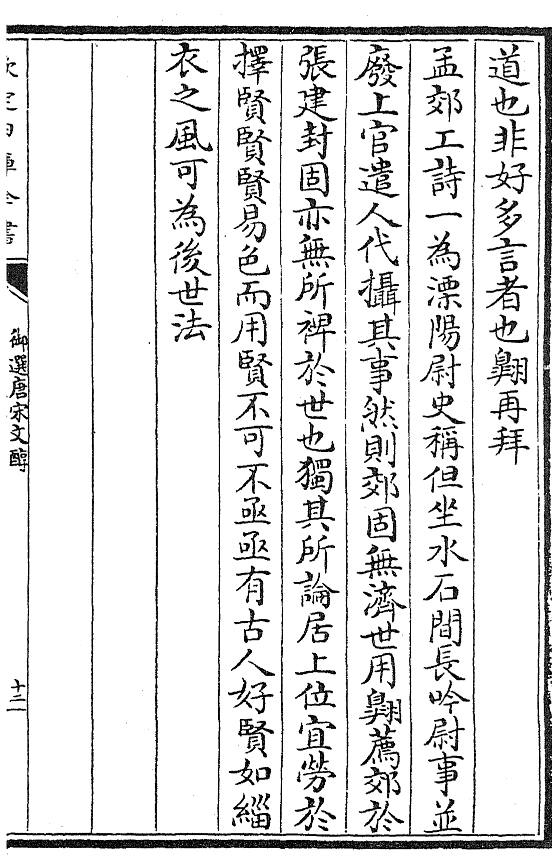
多矣其所可求而不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文遺風明於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為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用觀愈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如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翺實為執事惜焉豈惟翺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為執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

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二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强歌聲無歡出門即有閡誰謂天地寛其窮也甚矣又有張籍李景儉者皆奇才也未聞閤下知之凡賢人奇士皆自有所負不茍合於世

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才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兹有二人焉皆來其一賢士也其一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隆焉則賢者行而常常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人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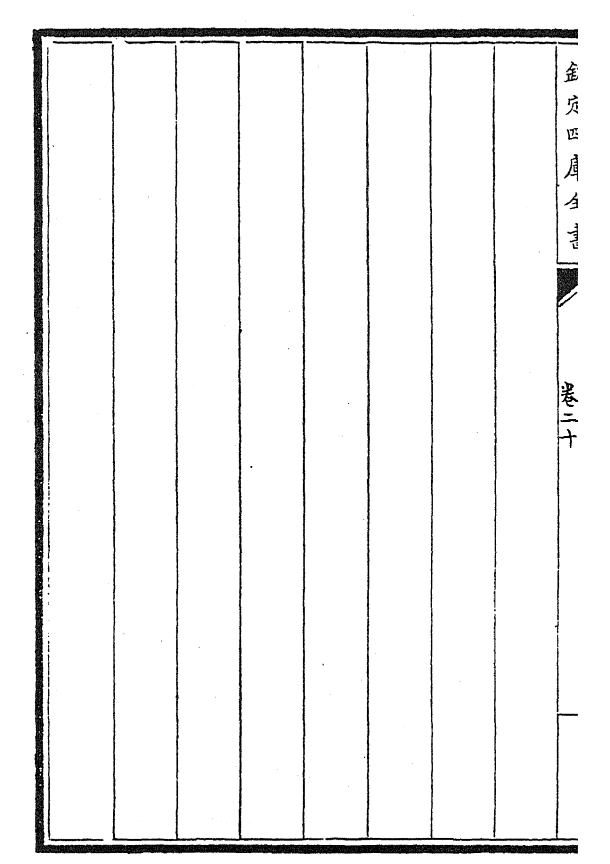
聖人不好色而好德者也雖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也德與色鈞好之又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最甚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而無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見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以别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删詩序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之人也而孔子

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朝夕而事焉況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得善人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為他人之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然有一於郊之身他日為執事惜之不可既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奈何矣翺窮賤人也直辭無讓非所宜至於此者也為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



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翺再拜

孟郊工詩一為溧陽尉史稱但坐水石閒長吟尉事並廢上官遣人代攝其事然則郊固無濟世用翺薦郊於張建封固亦無所裨於世也獨其所論居上位宜勞於擇賢賢賢易色而用賢不可不亟亟有古人好賢如緇衣之風可為後世法



百官行狀奏

右臣等無能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臣賢士事業載奸臣佞人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伏以陛下即位十五年矣乃元年平夏州二年平蜀斬闢三年平江東斬錡張茂昭遂得易定五年擒史憲誠得澤潞邢口七年田弘正以魏博六州來受常貢十二年平淮西斬元濟十三年王承宗獻德棣入租稅滄景除吏部十四年平淄青

斬師道得十二州神斷武功自古中興之君莫有及者而自元和以來未著實録盛德大功史氏未紀忠臣賢士名德甚有可為法者逆臣賊人醜行亦有可為誡者史氏皆闕而未書臣實懼焉故不自量輙欲勉强而修之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知之故舊例皆訪問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為一據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即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或言盛德大業遠而愈光或云直道正言殁而不朽

曾不直叙其事故善惡混然不可明至如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國朝之奸臣也其使門生故吏作行狀既不指其事實虛稱道忠信以加之則可以移之於房元齡魏徵裴炎徐有功矣此不惟其處心不實苟欲虛美於所受恩之地而已盖亦為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辭而棄其理故為文則失六經之古風記事則非史遷之實録不如此則辭句鄙陋不能自成其文矣由是事失其本文害於理而行狀不足以

取信若使指事書實不飾虛言則必有人知其真偽不然者縱使門生故吏為之亦不可以謬作德善之事而加之矣臣今請作行狀者不要虛說仁義禮智忠肅惠和盛德大業正言直道蕪穢簡冊不可取信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則善惡功跡皆據事足以自見矣假令傳魏徵但記其諫爭之詞足以為正直矣如傳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寺印以追逆兵又以象笏擊朱泚自足以為忠烈矣今之為行狀者都不指其事率以虛詞稱

之故無魏徵之諫爭而加之以正直無秀實之義勇而加之以忠烈者皆是也其何足以為據若考功視行狀之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者乃下太常并牒史館太常定謚牒送史館則行狀之言縱未可一一皆信其與虛加妄言都無事實者猶山澤高下之不同也史氏記録須得本末苟憑往例皆是空言則使史館何所為據伏乞下臣此奏使考功守行善惡之詞雖故吏門生亦不能虛作而加之矣臣等要知事實輙敢陳論輕黷天威

無任戰越謹奏

孔子作春秋以書法為二百四十年之刑賞人倫以定善以勸而惡以懲後之史氏雖文質不同而其義則春秋之義也史職顧不重哉史之患固患無孔子之心然孔子之心不難有也人之性固與孔子同也性既同心何不同孔子之心天地之心也人於人非其親暱及其怨仇憑虛而論之則其公好公惡無一不與天地之心同者然則所難者非無孔子天地之心而無孔子日月

之明耳易通有言邪暗塞也孔子而後雖代有博學之士正學之儒然以之上下百餘年間人物事理則猶爝火然所照不及尺寸是以不能得其可褒可貶之實而遂無以伸其或褒或貶之公以扶綱常而植名教此韓愈所以不敢為史而托為人禍天刑之說以自解免者也李翺所論取行狀必直敘實事不得虛加浮詞實史館之良法然即如翺所奏而行狀備具於史館矣顧其所謂必有人知其真偽不然者則其人固不世出也噫

難言矣哉

故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

曾祖泰皇任曹州司馬祖濬素皇任桂州長史父仲卿皇任祕書郎贈尚書左僕射公諱愈字退之昌黎人生三歲父歿養於兄會舍及長讀書能記他生之所習年二十五上進士第汴州亂詔以舊相東都留守董晉為平章事宣武軍節度使以平汴州晉辟公以行遂入汴州得試祕書省校書郎為觀察推官晉卒公從晉喪以

出四日而汴州亂凡從事之居者皆殺死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奏為節度推官得試太常寺協律郎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為幸臣所惡出守連州陽山令政有惠於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命其子改江陵府法曹參軍入為權知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搆公語以非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權知三年改真博士入省為分司都官員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職分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

敢犯禁入為職方員外郎華州刺史奏華陰縣令柳澗有罪遂將貶之公上疏請發御史辨曲直方可處以罪則下不受屈既柳澗有犯公由是復為國子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郎中修撰如故數月以考功知制誥上將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諸軍以視兵及還奏兵可用賊勢可以滅頗與宰相意忤既數月盜殺宰相又害中丞不克中丞微傷馬逸以免遂為宰相以主東兵自安禄山起范陽陷兩京河南北七鎮

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軍士表以請朝廷因而與之
及貞元季年雖順地節將死多即軍中取行軍副使將
校以授之節習以成故矣朝廷之賢恬於所安以茍不
用兵為貴議多與裴丞相異唯公以為盜殺宰相而遂
息兵其為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
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
滿遷中書舍人賜緋魚袋後竟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
元和十二年秋以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為淮

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於是以公兼御史中丞賜三品衣魚為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郾城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

柏者口占為丞相書明禍福使柏者袖之以至鎮州承
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丞相歸京師公遷
刑部侍郎歲餘佛骨自鳳翔至傳京師諸寺時百姓有
燒指與頂以祈福者公奏疏言自伏羲至周文武時皆
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
事之壽不能長梁武帝事之最謹而國大亂請燒棄佛
骨疏入貶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以男女為人隸
者公皆計傭以償其直而出歸之入遷國子祭酒有直

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改兵部侍郎鎮州亂殺其帥田弘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廷湊為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入公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拔刃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

於庭公與廷湊監軍使三人就位既坐廷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為本非廷湊心公大聲曰天子以為尚書有將帥才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嘗及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為國打朱滔滔遂敗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公告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將為兒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為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為兒郎等明之安禄山史思明李

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皆曰無又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為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旌節子與孫雖在幼童者亦為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佑皆居大鎮王承元年始十七亦仗節此皆三軍耳所聞也衆乃曰田弘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讙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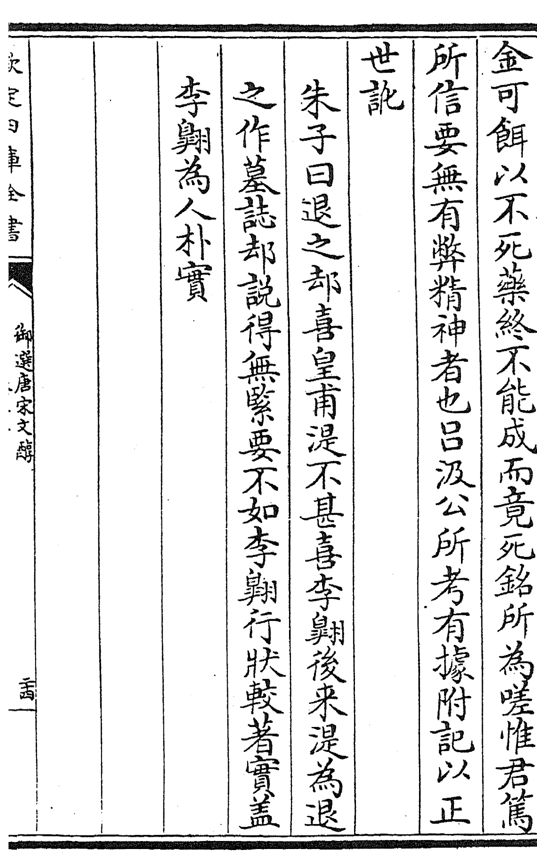
令廷湊何所為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以棄之耳而尚書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公曰若真耳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而牛元翼果出乃還於上前盡奏與廷湊言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欲大用之王武俊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

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就御史臺謁後不得引為例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為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為請出紳為江西觀察使以公為兵部侍郎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李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為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得病滿百日假既罷以十二

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與人交始終不易凡嫁内外及交友之女無主者十人幼養於嫂鄭氏及嫂歿為之朞服以報之深於文章每以為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為文未甞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自貞元末以至於兹後進之士其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為法有集四十卷小集十卷及病遂請告以罷每與交友言既終以處妻子之語且曰某伯兄徳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疎愚

食不擇禁忌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
於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
可謂榮矣享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謹具任官事迹如
前請牒考功下太常定謚并牒史館謹狀
呂大防云衛中立字退之餌奇藥求不死而卒死故白
樂天詩謂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乃中立也孔毅夫
陳無已之徒皆指以為公晚年惑金石藥獨近世李季
可謂公長慶三年作李干墓誌力詆六七公皆以藥敗

明年則公卒豈咫尺之間身試其禍哉或前人文字之同或傳寫之誤使賢者蒙汚然實無可考證也按公屬纊之言謂愈踈愚食不擇禁忌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且獲終牖下如又不足於何而足是公豈服藥以求長年者適以中立字之偶同遂歸過於公千載之誣庶自茲一洗今按衛宴三子長曰之元字造微次曰中立字退之末曰中行字大受中行中立皆見於昌黎文集而中立墓誌謂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𤇍為黃



金可餌以不死藥終不能成而竟死銘所為嗟惟君篤所信要無有弊精神者也呂汲公所考有據附記以正世訛

朱子曰退之却喜皇甫湜不甚喜李翺後来湜為退之作墓誌却說得無緊要不如李翺行狀較著實蓋李翺為人朴實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瓊
謄錄監生臣史映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二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一目録

關東孫樵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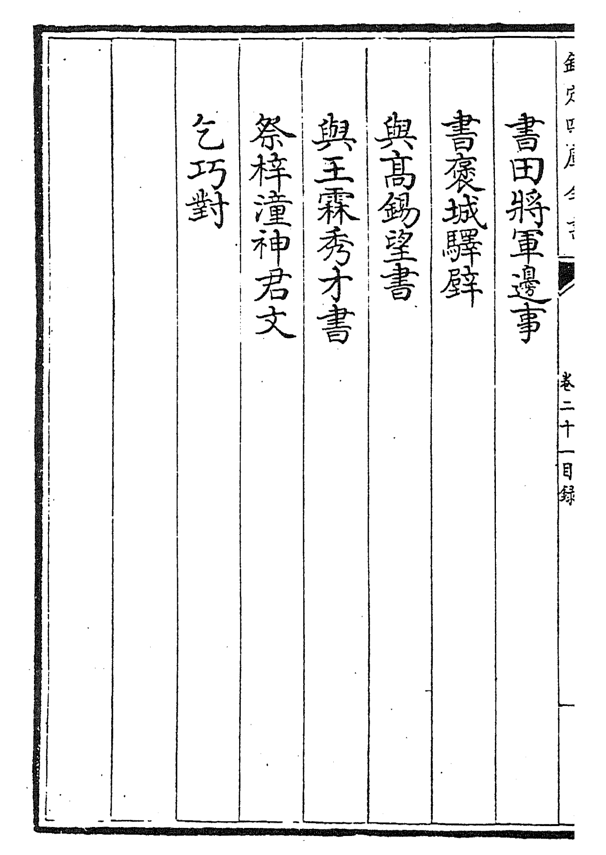
賦　雜著　書　祭文　雜文

大明宮賦

讀開元雜報

孫氏西齋録

書何易于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一

閬東孫樵文

大明宮賦

孫樵齒貢士名旅見大明宮前庭仰眙俛駭陰意靈怪暮歸魄動中宵而夢夢彼大明宮神前有云且曰太宗皇帝繚瀛啟居廓穹起廬圜然而劃隆然而赫孰窬孰隰永求帝宅帝詔吾司其宮與日月終翼聖護艱十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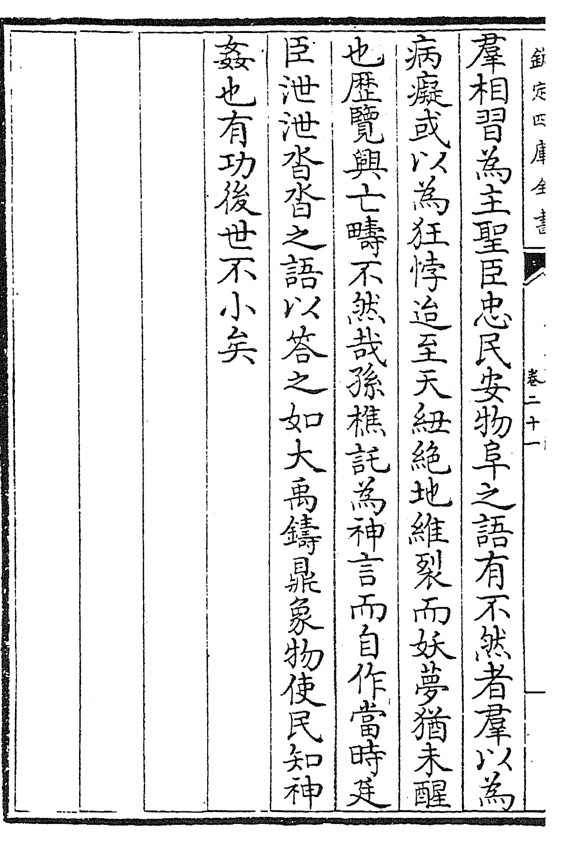
六君蕩妖斬氛孰知吾勤吾當廬陵錫武廟祏撤主吾
則協二毗輔左右提護義甲憤徒起帝仆周吾則械二
黠雛俾即其誅胡猘飽腯踣肌齚骨驚血濺闕仰吠白
日二聖各轍大麓北挈吾則激髯孽悖節俾濟逆殺翼
兩傑憤烈俾克斮滅薊梟妖狂突集五堂縱啄怒吞大
駕驚奔吾則勵陰刀剪其翼俾不得逃明殛二革蝕黑
孰匪吾力吾見若正聲在懸諍舌在軒輟難延諫剳襟
沃善賞必正名怒必正刑當獄撤腥當稼吞螟吾則入

瀆革濁入囿內角旬澤暮溥斟穀視土吾見若𡚁聲在堂諛舌在旁窒聰怫諷正斥邪寵嘉賞失節怒罰失殺奪農而徭厚征而雕吾則反耀而彗反澤而沴蕩坤而坼裂乾而石然吾留帝宮中二百年昔亦日月今亦日月往孰為設今孰為缺籍民其凋有野而蒿籍甲其虛有壘而墟西垣何縮匹馬不牧北垣何蹙孤壘城粒言未及闋樵迎斬其舌且曰余聞宰獲其哲得是赫日烈老魅跡結爾曾何伐宰獲其慝得是昏蝕魅怪横惑爾

曾何力今者日白風清忠簡盈庭闔南侯霈闔北侯霽矧帝城闐闐何賴窮邊烰廩如封何賴疲農棨甲飽獰尚何用天下兵神曾何知孰愧往時神不能對退而笑曰孫樵誰欺乎欺古乎欺今乎吁

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於家用殄厥世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夫舜至在位之年六十餘矣其為子為臣之日功德侔天地禹豈未之聞即稍

倦勤又何至於傲虐朋淫哉成雖與舜有間其必不為紂亦明也乃禹與周公納諫之語如是甚哉惟聖人乃能如是也其德愈上其心愈卑惟其自戒懼者如是是以戒君亦如是無有絲毫隔閡其間者此其所以為忠愛之極而成千古君臣之郅隆明崇禎時奏牘擬以漢文便拂然不說推是心也此安得不榮華彼安得不汚辱哉上行則下效君愎則臣奸飛鴻在野而廟堂曰比戶可封尾解土崩而使者曰羣盜易滅平日一話一言



羣相習為主聖臣忠民安物阜之語有不然者羣以為病癡或以為狂悖迨至天紐絶地維裂而妖夢猶未醒也歷覽興亡疇不然哉孫樵託為神言而自作當時廷臣泄泄沓沓之語以荅之如大禹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也有功後世不小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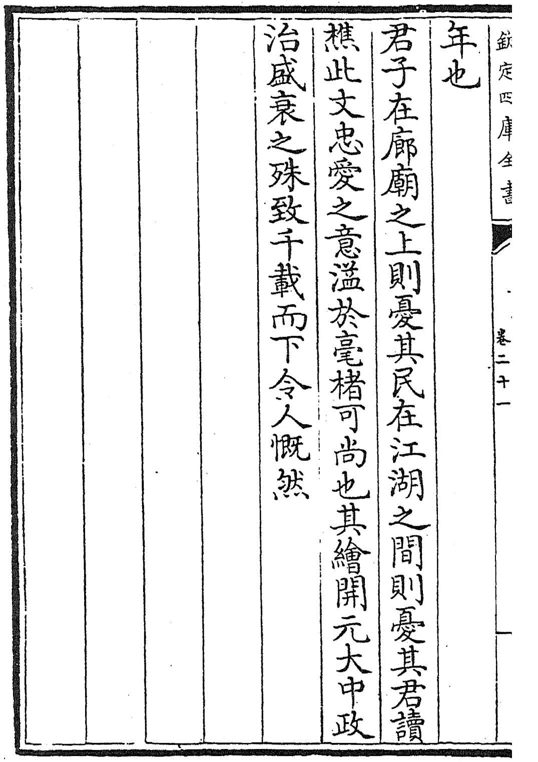
讀開元雜報

樵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畧曰某日皇帝親耕耤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僚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爭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為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長安來者出其書示之則曰吾居長安中新天子嗣國及窮虜自潰則見行南郊禮安有

耤田事乎況九推非天子禮耶又嘗入太學見叢聚負土而起若堂皇者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址則射禮廢已久矣國家安能行大射禮耶自關已東水不敗田則旱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為豪家役者吾嘗背華走洛遇西戍還兵千人縣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安能東封從官禁兵安所仰給耶北虜驚嚙邊吒勢不可控宰相馳出責戰尚未報功況西關復警於西戎安有扈從事耶武皇帝以御史竊議宰相事望嶺南走者

四人至今卿士齰舌相戒況宰相陳奏於仗乎安有廷
奏諍事耶語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政
事蓋當時條布於外者樵後得開元録驗之條條可復
云然尚以為前朝所行不當盡為墜典及來長安日見
條報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
於某明日畋於某誠不類數十幅書樵恨生不為太平
男子及覩開元中事如奮臂出其間因取其書帛而漫
志其末凡補鈌文者十三正訛文者十一是歳大中五

聖祖御評
文頗贅
非不謫



年也

君子在廊廟之上則憂其民在江湖之間則憂其君讀樵此文忠愛之意溢於毫楮可尚也其繪開元大中政治盛衰之殊致千載而下令人慨然

孫氏西齋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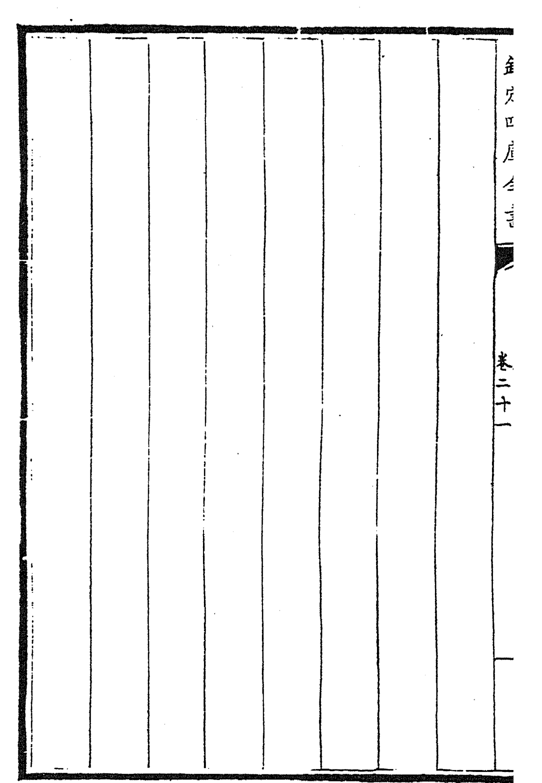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録因掇其體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叢冗禿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為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録起高祖之初洎武皇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凶回有所鯁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慄則直書志惡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循愛譏失教也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忘諫贊惡懲廢命也起王后已廢之

魂上配天皇者何登嬪黜冢不可謂順予懼後世疑於禘祼也條天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閏位不可謂正予懼後世牽以稱臨也崔察賊殺中書令裴炎者何詭訣梯亂肇殺機也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佛教稔禍階也稱天下殺者何罪暴天下示衆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非其罪示衆不與殺也臣或不書卒者何不以直終去卒以示貶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譏也懼怠去瑞示戒志沴尚德必書

賤尸位則黜貴皆所以敺邪合正俾歸大義操實實例以示懲勸嗚呼宰相升沉人於十數年間史官出没人於千百歲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為史官者不能忭直骨於枯墳巒諂魄於下泉磨毫黷札叢閣飽帙豈國家任史官意耶樵既序其畧授其友高錫望傳之矣

張英曰論斷唐事詞義嚴峻文亦峭潔有風霜凌厲之色

聖祖御
唐采工
之賦
也



御評
書易于傳全此文蓋不惟於敘事而爽亦至公可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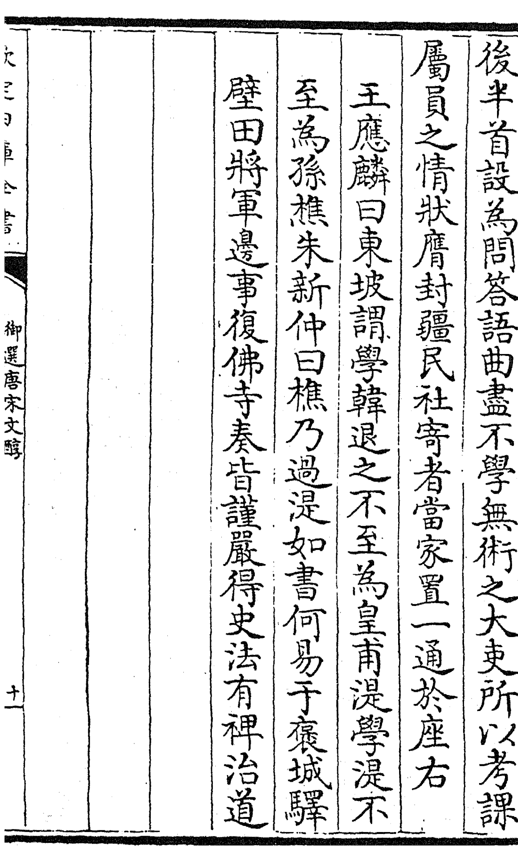
書何易于

何易于嘗為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河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賔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易于為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賔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榷筦詔下所在不得為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

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刻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為百姓匿令刻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察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為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為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傴杖者易于必名坐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皆親自與語為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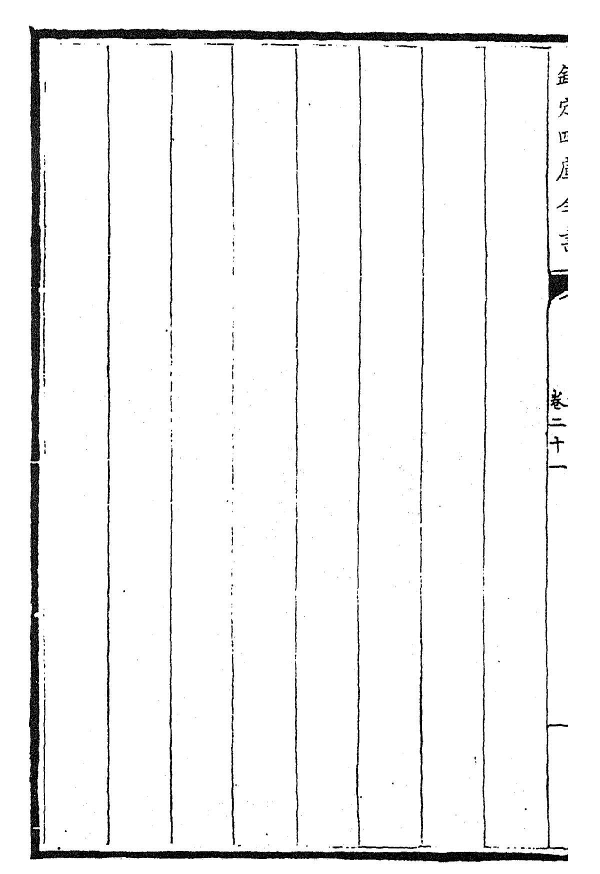
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攺綿州羅江令其治視益昌是時故相國裴公刺史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道從不過三人其合易于廉如是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止請常期不欲緊繩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子居長

安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為某縣得上下考由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為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反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樵以為當世上位者皆知求才為切至如緩急補吏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舉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及其有之知者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得於生必有得於死者有史官在



後半首設為問答語曲盡不學無術之大吏所以考課屬員之情狀膺封疆民社寄者當家置一通於座右

王應麟曰東坡謂學韓退之不至為皇甫湜學湜不至為孫樵朱新仲曰樵乃過湜如書何易于襃城驛壁田將軍邊事復佛寺奏皆謹嚴得史法有裨治道



書田將軍邊事

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沈黎越嶲俱為邊城迫於羣蠻田在賔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為樵言曰巴蜀西迫於戎南迫於蠻宜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鬬如植横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蝱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

疫死者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為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青谿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羣蠻子弟叢於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絶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其三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巂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為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

蜀十六州至今為病自是以來羣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戰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啟之以幸非常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劍以南為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瓠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嘗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汗矣而況歷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扶戟而鬭耶加以為將者刻薄

以自入餽運者縱吏而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苦而易良當賑粟則以砂而參粒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為憂也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為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黎越巂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為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繕相美地分卒為屯春夏則耕蠶以資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寇虜連帥即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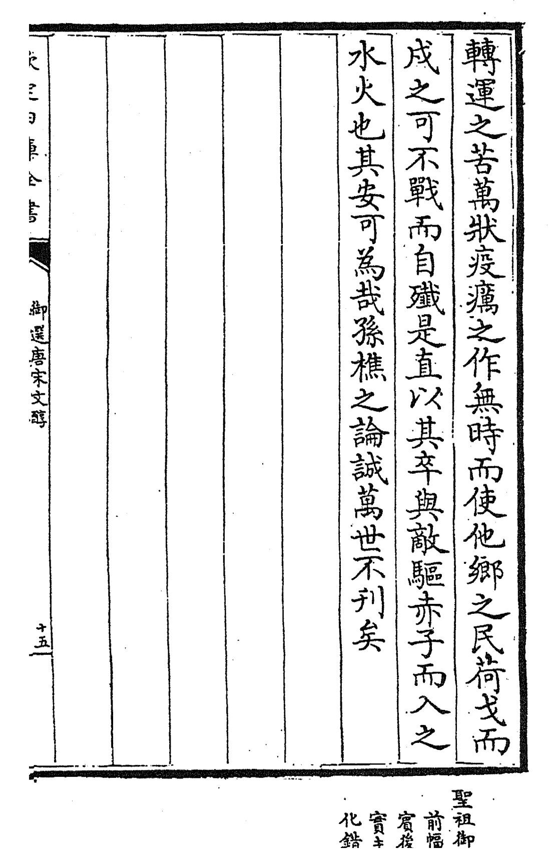
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無胥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古無遠戍之事周平王以畿内之民戍申其民怨思故其詩曰楊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蓋自是始戍夫洛邑至申國遠未千里而戍者即興怨思孔子不以為無良不順命而删其詩特著之經以詒萬世此以知甲兵之守必食此土之毛乃可使守此土也在

易地中有水師説者謂伏至險於大順之中夫地中無水則爲槁壤地固倚水以立也然必水由地中行地能容水而水性乃得使决他方之水以灌之則不但賊夫地幷賊夫水矣勞師以戍遠何以異是秦壞先王法制使蒙恬戍北尉佗戍南漢武循其覆轍北擊匈奴南事百越丁男被甲丁女轉輸天下騷動府藏空虛惟正之供不足用乃任言利之臣剥民以附益之迄今嚴助嚴安賈捐之諸傳具在所述百姓流離困苦之狀令人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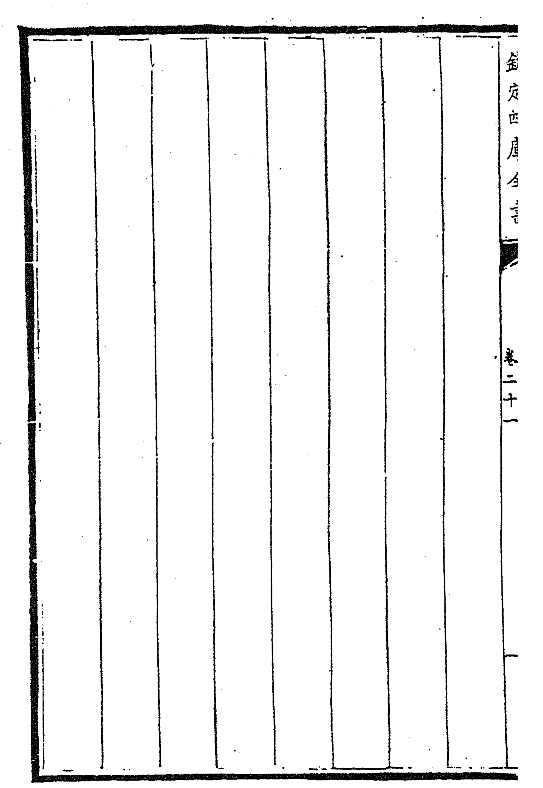
鼻駭目刺心而不忍卒讀夫大君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固欲其有土之可居而養土地者固所以養我赤子且安其居者也然以土地之故使無辜赤子芟夷斬伐如草木禽獸則如人以田宅之故而取赤子於慈母之懷而殺之至愚之所不為而秦皇漢武為之豈非孟子所為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哉於戲公則生明私則生愚一絲毫之私即生一絲毫之愚延而極之橫流及於天地可不畏哉韓愈曰遠徼軍士行者有羈旅離

别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且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名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若名募數千千古以愈言為避焉由斯以譚出師征討猶尚以遠調為失計況乎戍守必年時久長又安可以異地之人為哉況乃山川悠遠繩渡猨飲毒蒸蟲飛之區五穀鮮少



轉運之苦萬狀疫癘之作無時而使他鄉之民荷戈而戍之可不戰而自殲是直以其卒與敵驅赤子而入之水火也其安可為哉孫樵之論誠萬世不刊矣

聖祖御
前幅
賓後
賓主
化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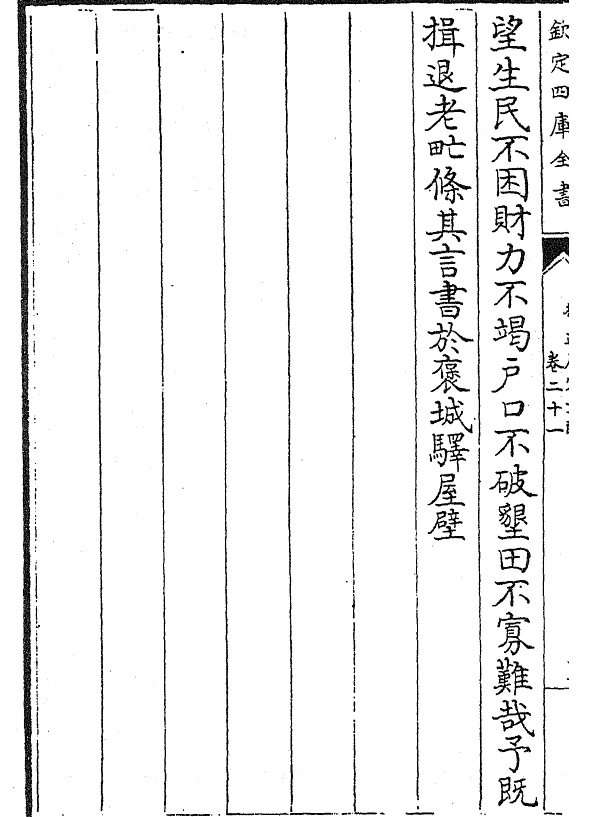
評似主而實幅似賓而此文家變綜之法

書褒城驛壁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三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軺以去以來轂交蹄劘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為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飢得其飽皆莫至朝去寧有顧惜心耶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魚

釣則必枯泉汩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汙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横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甿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為理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壇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

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令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在刺史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飢飽鮮囊帛積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真驛耶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為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



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既

揖退老吒條其言書於褒城驛屋壁

與高錫望書

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聞得揚子雲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吏部修順宗實録尚不能當班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足下乃小史尚宜世嗣史法矧足下才力雄獨意語横濶嘗序義復岡及樂武事其説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足下齒髮未及壯其所得如此則

不知子長子雲當足下年齒時文章果何如也然足下所傳史法與樵所聞者異耶古史有直事俚言者有文飾者乃特紀前人一時語以立實録非為俚言奇健能為史筆精魄故其立言序事及出没得失皆字字典要何嘗以俚言汩其間哉今世俚言文章謂得史法因韋韓吏部曰如此如此樵不知韓吏部以此欺後學耶韓吏部亦未知史法耶又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亦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

不當以秃屑淺俗則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絶夫史家條
序人物宜存警訓不當徒以官大寵濃講文張字故大
惡大善雖賤必紀尸生浪職雖貴得黜至如司馬遷序
周繆班孟堅傳蔡義尚可用耶為史官者明不顧刑辟
幽不見神怪若梗避於其間其書可焼也古者國君不
得視史今朝廷以宰相監撰大丈夫當一時寵遇皆欲
齊政房杜蹐俗太平孰能受惡於不隠乎古者七十子
不與筆削今朝廷以史館叢文士儒家擅一時胸臆皆

欲各任憎愛手出白黑孰能專門立言乎樵未知唐史誠何如也樵雖承史法於師又嘗熟司馬遷揚子雲書然才韻枯梗文過乎質嘗序廬江何易于首末千言貴文則喪質近質則太禿刮垢磨痕卒不到史獨謂足下才力天出最與史近故以樵所授於師者致足下儲欣曰史法畧具於此當與劉子元史通諸議論參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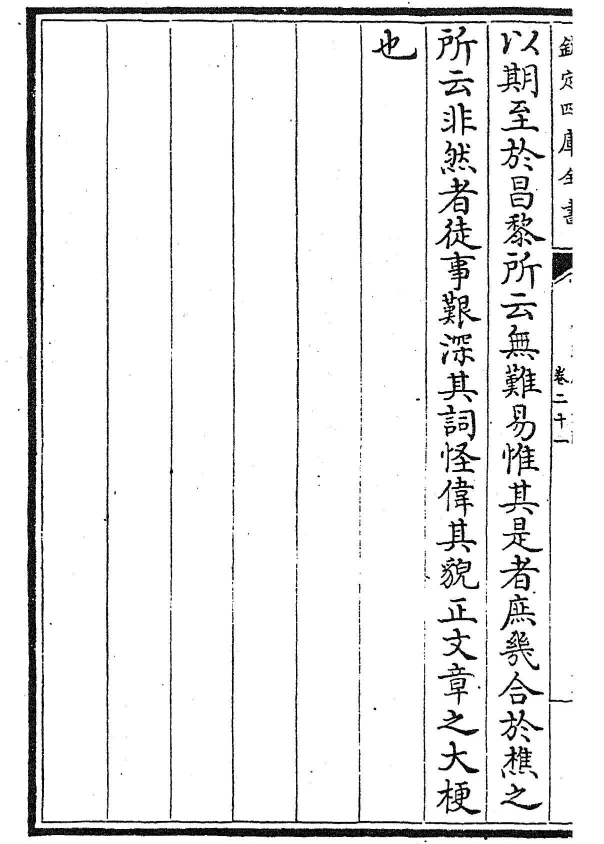
與王霖秀才書

太原君足下雷賦逾千六言推之大易叅之元象其旨甚微其辭甚竒如觀駭濤於重溟徒知褫䰟眙目莫得畔岸誠謂足下怪於文方舉降旗將大誇朋從間且疑子雲復生無何足下繼以翼旨及雜題十七篇則與雷賦相濶數百里足下未到其壺則非樵所敢與知既入其城設不如意亦宜上下銖兩不當如此懸隔不知足下以此見嘗耶抑以背時戾衆且欲餔粕啜醨以其茍

合耶何自待則淺而徇人反深鸞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深摛辭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怪走奇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月蝕詩楊司城華山賦韓吏部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又似遠人入太興城茫然自失詎比十家縣

足未及東郭目已極西郭耶樵嘗得為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然樵未始與人言及文章且懼得罪於時今足下有意於此而自疑尚多其可無言乎樵再拜

述其所私淑於韓愈者如是學者於此可得為文之法然篇中所言皆狀其文之已成者耳其所以致是者未嘗言也必也讀書多行已正理事雙明心手一貫立數千百言詒天下萬世能不異與家人語然後上下銖兩



以期至於昌黎所云無難易惟其是者庶幾合於椎之所云非然者徒事艱深其詞怪偉其貌正文章之大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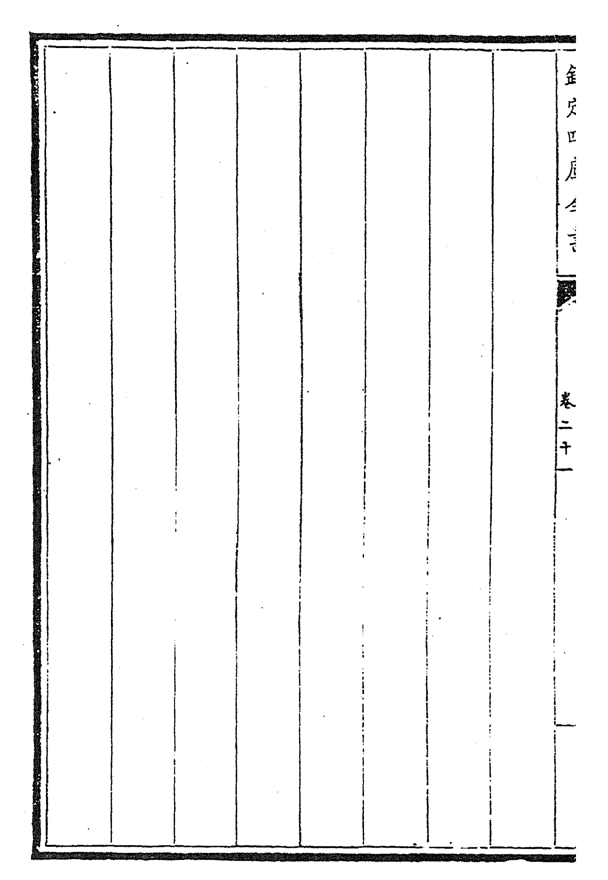
祭梓潼神君文

大中十八年七月九日鄉貢進士孫樵再拜獻辭張君靈座之前樵實頑民不知鬼神凡過祠廟不笑即唾今於張君信有靈云會昌五年夜蹐此山涷雨如泣滑不可陟滿眼漆黑索途不得跛馬愠僕前仆後踣樵因有言非燭莫前須臾有光來馬足間非望空山火起廟壖焰焰逾丈飛芒射天暝色斜透峻途如晝樵謂廟奴苦寒爇薪取温曉及山巔鑠澀廟門餘燼莫覩孰知其然

大中四年冒暑還秦午及山足猛雨如雹樵復有言神誠能神反雨為晴曩火乃靈斯言讒閑迴風大發始自馬前怒號滿山劈雲飄雨使四山去茲山巍巍輕塵如飛訖四十里雨不霑衣顧樵當時嘉神不欺與神心期神其自知今過祠宇其敢默去觴酒豆脯捧拜庭下神其歆此

子産曰用物宏多則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鬼神之為德誠之不可揜也文能曲肖其靈怪恍惚筆力

與漢郊祀樂章相埒矣



乞巧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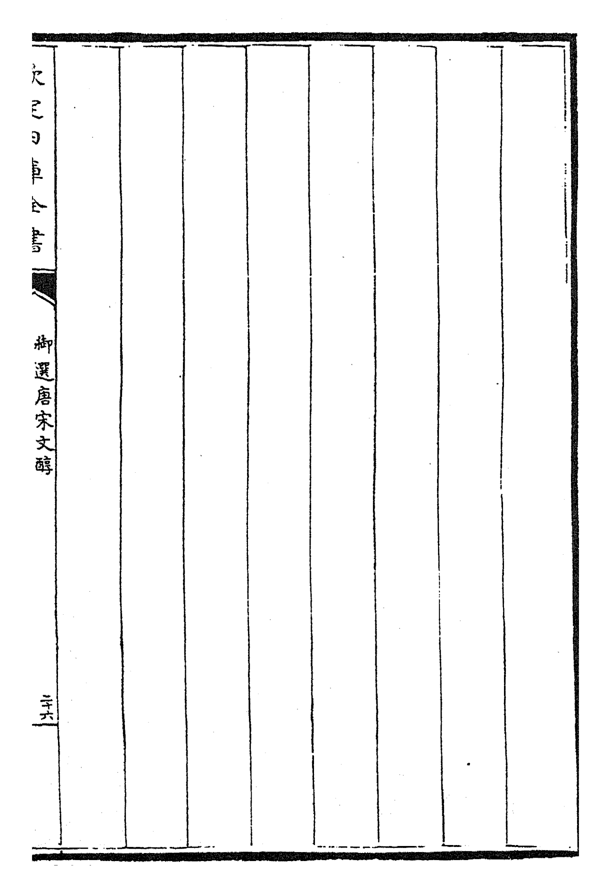
孟秋莫天當庭布筵有瓜於盤有果於盆拜而言若祈於神者從而問之對曰七夕祈巧祀也若有求乎樵應之曰吾守吾拙以全吾節巧如可求適為吾羞彼巧在言便便翻翻出口黃然媚於人間革白成黑蠱直殘德譽跖為聖譖回為賊離間君親賣亂家國彼巧在文摘奇搴新轄字束句稽成合度磨韻調聲決濁流清雕枝鏤英花鬬窠明至有破經碎史稽古倒置大類於俳觀

者啟齒下鷸沈謝上殘騷雅取媚於時古風不歸彼巧在官竊譽假善齚舌鉗口媚竈賂權忍恥受侮愢畏如鼠望塵掃門指期九遷君納於達贊唱菲菲翫世偷安敗俗紊官彼巧在工壞詭不窮唾古笑朴雕鎪錯落憑雲亘天矆霍延綿窮侈殫麗越禮踰制繡紋錦幅雲綃霧縠若出鬼力大蠹婦織遂使俗尚浮華各溺於奢凋家磨國未騁胸臆蠹於化源戕此民力由此觀之巧何足云吾寶吾拙雖與事濶優游經史卧雲嘯月九衢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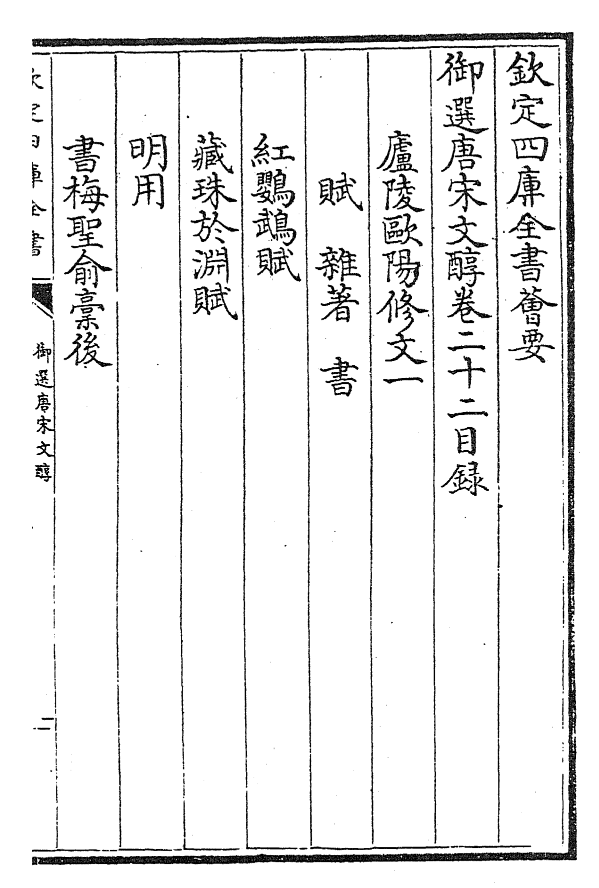
喧夾路朱門曉鼓一發車馳馬奔子方高枕偃然就寢腹摇鼻息夢到鄉國槐花撲庭鳴蜩噪晴懷軸囊刺門門買聲子方屏居詠歌吾廬對松敲石莫知其餘上天付性吾豈無命何求於巧以撓吾靜吾方欲上叫帝閽以窒巧門使天下人各歸其根無慮無思其樂怡怡耕食織衣如上古時巧乎巧乎將何所施為

巧由智生拙從愚出惡巧而用拙豈惡智而用愚耶蓋世之巧其拙而拙其巧也久矣巧莫過於造物造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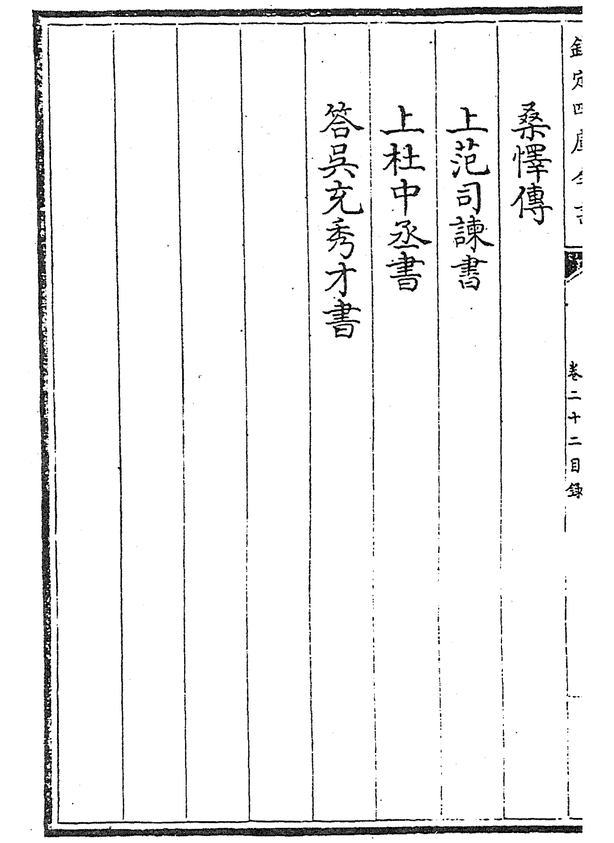
巧皆無心而自成而人乃以機心為機事是乃大拙而天下莫不謂巧焉何哉幾何不陷溺其心而入於禽獸之路也夫陷溺其心而入於禽獸之路是其於事乃為大債乃世之以大拙為大巧者又將以大債為大成可不悲夫詩云多將熇熇不可救藥此聖賢所以蒿目乎斯世也孫樵曰吾實吾拙善矣而曰與事濶事何事哉其猶有蓬之心也夫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一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二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二百八十六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二

廬陵歐陽修文一

紅鸚鵡賦 并序

聖俞作紅鸚鵡賦以謂禽鳥之性宜適於山林今茲鸚徒事言語文章以招累見囚樊中曽烏鳶雞鶵之不若也謝公學士復多鸚之才故能去昆夷之賤有金閨玉堂之安飲泉啄實自足爲樂作賦以反之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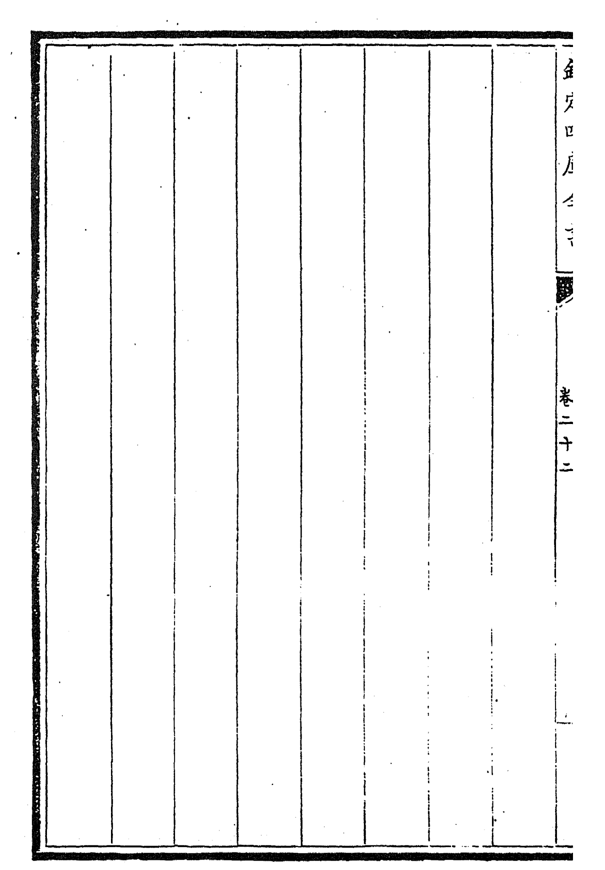
適物理窮天真則聖俞之說勝負才賢以取貴於世而能自將所適皆安不知籠檻之於山林則謝公之說勝某始得二賦讀之釋然知世之賢愚出處各有理也然猶疑夫茲禽之腹中或有未盡者因拾二賦之餘棄也以代鷴畢其說

后皇之載兮殊方異類肖翹蠢息兮厥生咸遂鎔埏賦予兮有物司之泊然後化兮默運其機陶形播氣兮小大取足紛不可狀兮千名萬族異物珍怪兮託産遐陬

來海裔兮貴中州邈丹山於荒極越鳳凰之所宅禀南方之正氣孕赤精於火德盖以氣而名類兮故感生而同域播爲我形特殊其質不緑以文而丹其色物既賤多而貴少兮世亦安常而駭異豈負美以有求兮適遭時之我貴客方黜我以文采弔我於籠樊謂夫飛鳴而飲啄不若雞鶩與烏鳶噫不知物有貴賤殊乎所得工初造我甚難而嗇于毛億羽曽無其一忽然成形可異而珍慧言美質俾貴於人籠軒實玩翔集安馴彼衆禽

之擾擾兮蓋迹殊而趣乖既心昏而質陋兮乃自織而
安畢樂以鐘鼓宜其眩悲蓋貴我之異禀何概我於羣
飛若夫生以才戾養以性違客之所悼我亦悼之我視
乎世猶有甚兮郊犧牢豕龜文象齒蚌蛤之胎犛牛之
尾既殘厥形又奪其生是猶天為非以自營人又不然
謂為最靈淳和質靜本湛而寧不守爾初自為巧智鑿
竅泄和漓淳雜偽衣羔染夏强華其體鞭朴走趨自相
械繫天不汝文而自文之天不汝勞而自勞之役聰與

明反爲物使用精旣多速老招累侵生盩性豈毛之罪又聞古初人禽雜處機萌乃心物則遁去深兮則網高兮則弋爲之職誰而反子是責
修之意謂物必見用於人斯爲盡其物之性觧角不舍正是貴於凡牛處莊子犧牛之喻未盡物理但物之爲物非有求於人之用也轉有似乎君子之實至而名自歸焉者若夫漓淳雜僞自炫自媒以希世用則曽物之不如其何以爲萬物之靈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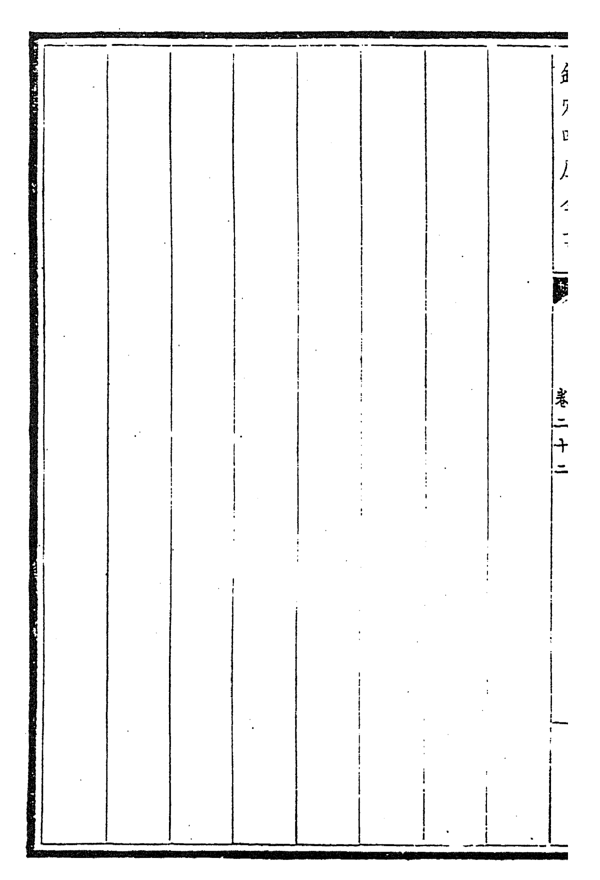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藏珠於淵賦

稽治古之敦化仰聖人之作君務藏珠而弗寶俾在淵而可分效乎至珍雖希世而弗產棄於無用娩還浦以攸聞得外篇之寓言述臨民之致理將革紛華於婾俗復芑愚於赤子謂非欲以自化則爭心之不起蓋賤貨者為貴德之義敦本者由抑末而始示不復用雖至寶而奚為捨之則藏祕諸淵而有以誠由窒民情者在杜其漸防世欲者必藏其機使嗜欲不得以外誘則淳朴

於焉而可歸將抵璧以同議諒彈雀而誠非照乘無庸盡遺碕岸之側連城奚取皆沉媚水之輝用能崇儉德以外昭復淳風而有謂民心朴以歸本物產全而靡費珍雖無脛俾臨淵而盡除事異暗投永沉川而不貴然而道既散則民薄風一澆而朴殘玩好既紛乎外役質素無由而內安故我斥乃珍奇之用絕乎侈靡之端將令物遂乎生老蚌蔑剖胎之患民知非尚驪龍無探頷之難是則恢至治之風揚淳古之式不寶於遠則知用

物之足不見其欲則無亂心之惑上茍賤於所好下豈求於難得是雖寶也將去泰而去奢從而屏之使不知而不識彼捐金者由是類矣擿玉者可同言之諒率歸於至理實大化於無為致爾漢臯之濵各全其本雖有淮濵之産無得而窺自然道著不貪時無異物民用遵乎至儉地寶蓄而不屈所以虞舜垂衣亦由斯而弗咈此修殿試作也其云上茍賤於所好下豈求於難得已有謇諤氣象


卷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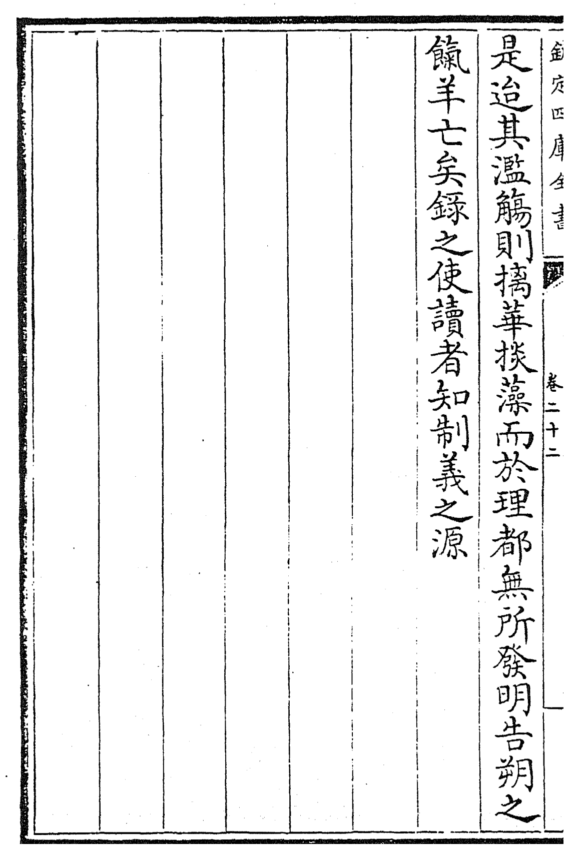
明用

乾之六爻曰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九五飛龍在天上九亢龍有悔又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者何謂也謂以九而名爻也乾爻七九九變而七無為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九也曰用九者釋所以不用七也及其筮也七常多而九常少有無九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曰羣龍无首吉者首先也主也

陽極則變而之他故曰无首也凡物極而不變則弊變則通故曰吉也物無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故曰天德不可為首又曰乃見天則也坤之六爻曰初六履霜堅氷至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五黃裳元吉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又曰用六利永貞者何謂也謂以六而名爻也坤爻八六六變而八無為亦以其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六也曰用六者釋所以不

用八也及其筮也八常多而六常少有無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陰柔之動或失於邪故曰利永貞也陰陽反復天地之常理也聖人於陽盡變通之道於陰則有所戒焉六十四卦陽爻皆七九陰爻皆六八於乾坤而見之則其餘可知也

朱子謂用九用六歐公之說得之此文云不謂六爻皆常九則本陸續九已在二初即非九之義文體絕似明初制義蓋制義本是宋人經義之變說經之文理當如



是迨其濫觴則摛華掞藻而於理都無所發明告朔之餼羊亡矣錄之使讀者知制義之源

書梅聖俞稾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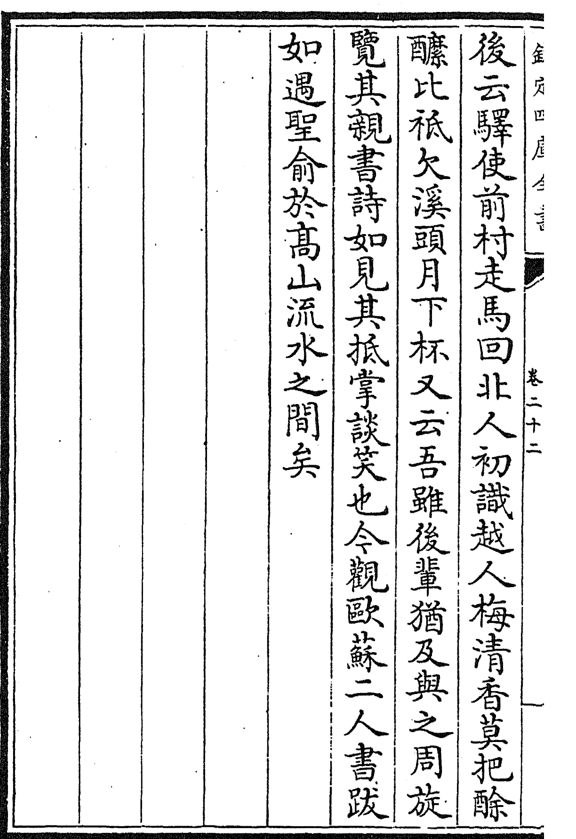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簨者簴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鐘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

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於動盪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為樂官理國家知興亡

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為詩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為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泆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

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湮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耶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耶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

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橐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槀猶伯牙之琴絃乎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則知從律不奸成文不亂詩與樂之感通也微矣作詩鏤心劌目而不得自然之趣則所謂動盪四氣之和者了然無存安能反正始之音乎徒月煅季煉於詞章特秋蟲之鳴朝菌之媚爾此修所以推聖俞詩為獨有心得也東坡題梅詩



後云驛使前村走馬回北人初識越人梅清香莫把酴醾比祇欠溪頭月下杯又云吾雖後輩猶及與之周旋覽其親書詩如見其抵掌談笑也今觀歐蘇二人書跋如遇聖俞於高山流水之間矣

桑懌傳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令願為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名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為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

不爲盜矣令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耶少年色動即推
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
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
捕盜捁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
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
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
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具事授郟城尉天聖中
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崤古險地多深山而

青灰山尤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廵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既懌至廵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諜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廵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廵檢授名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廵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廵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廵檢懌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廵檢明道景祐

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名懌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已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為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為盜服以出迹盜所常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為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攜其具就媪饌而以其餘遺媪媪待以為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羣盜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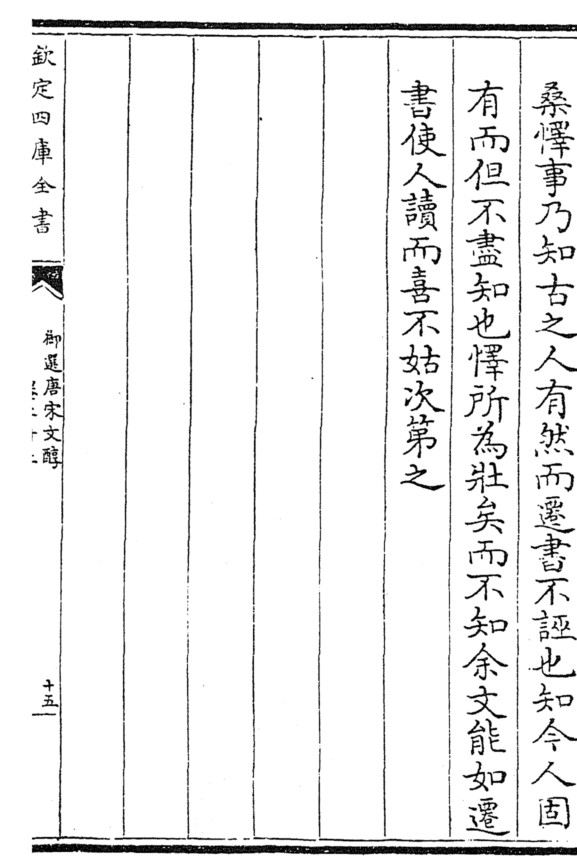
媼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媼為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媼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

曰與我銀爲君致閤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
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閥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
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殺海上巡檢昭化諸
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
閤門祗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
其佐也今彼留而吾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
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奏
稟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譏也懌

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已余慚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為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歳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懌善用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畧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為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為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之不知其健且勇也

修為五代史又為唐書紀書表修之史列在學官矣顧皆大卷積帙讀者須累月經年録此稗傳以見其史筆之大畧所謂嘗鼎一臠

歐陽修自記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説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



桑懌事乃知古之人有然而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為壯矣而不知余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不姑次第之

上范司諫書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名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禄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

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於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

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名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

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陽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强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

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

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責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中論陽城處未為允已於爭臣論書後明之要之修意欲勸范仲淹直言耳非正論陽城也

朱子曰歐陽公上司諫書其中却是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闒冗無意思蘇老泉上歐陽公書云執事之文紆徐委備往復曲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完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卓然自爲一家之文也

丘濬曰今世諫官雖無定職然國家設立六科以言責付之凡内而百司外而藩郡應有封章無有不經由者刱列署内廷侍班殿陛日近清光咫尺天顔上

無所於屬下有所分理歐陽修所謂爭是非於殿陛之間者也必也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如是則上而君德必有所助下而朝政必無所缺矣

王志堅曰明道二年范文正公自陳州召還拜右司諫文正先以言事忤太后出判河中徙陳州為司諫即論罷楊太后冊命又言不宜深治太后時事然歐公猶汲汲勸其有言何不能少待也是年冬即以諫

廢后出知睦州豈感公此書耶此書作具官某拜書
司諫學士執事明年文正移蘇州公與書作某再拜
知郡學士希文足下盖自此書而相知漸深也古人
文誼親疏之等於此亦可考

上杜中丞書

修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為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為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疏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修獨以為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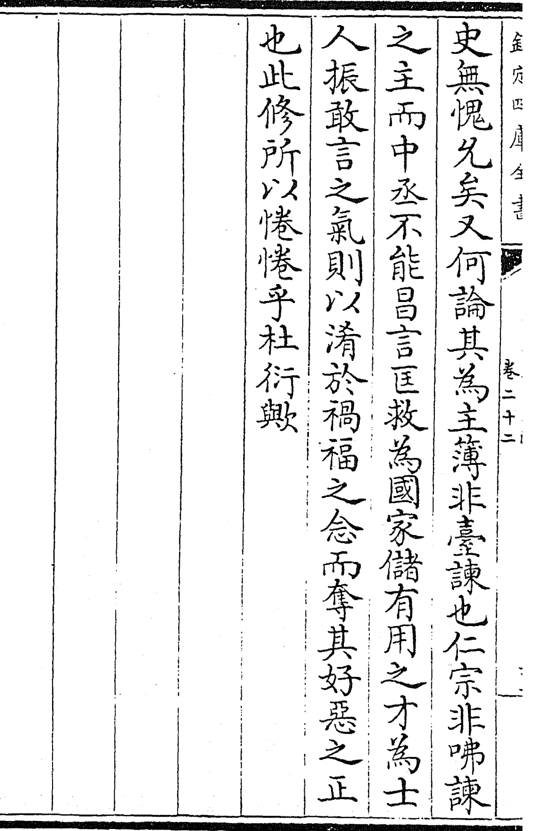
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為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為是為非也若隨以為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為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閾而已因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職事之知矣修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為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

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階上中令色不動插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他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彼之敢爾者盖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耶是偶舉之耶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迁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為

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為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為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髙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千邪者正者其糺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為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他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况今斥介而他舉

亦必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他取也令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主簿非臺諫也越職言事孟子所謂位卑而言高罪也然猶須視其言之當否耳若朱梁劉漢當時欲求其後裔而介慷慨陳奏謂不當求則修所云識見直可任御



史無愧允矣又何論其為主簿非臺諫也仁宗非咈諫之主而中丞不能昌言匡救為國家儲有用之才為士人振敢言之氣則以淆於禍福之念而奪其好惡之正也此修所以惓惓乎杜衍歟

答吳充秀才書

修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倀倀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修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為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假譽而為重借力而後進

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工少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

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彊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故愈勤而愈不止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足下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為道猶自以為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

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焉幸甚

韓柳而後人推歐陽在李孫之上今三人論文之語具在若出一口韓之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柳之言曰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與此文所云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真如一堂兩琴鼓此而彼應者矣學文者不以三人者為歸則奚歸如以此三人為準的則所以用其心者當不在文辭之末矣　吳克字仲卿浦城人未冠舉進士

與兄宥京方皆高第修之長子婦克女也克神宗時為宰相修性直不避衆怨為參知政事與二三大臣主國論妻弟薛宗孺坐舉官被劾內冀因修倖免修乃言不可以臣故僥倖以故宗孺免官怨修切齒因構為帷薄無根之談辭連克女吳氏苟欲以汙辱修小人乘間抗章劾之值神宗初即位幾致大戮久乃解修初以孤甥女張氏事被案及是又被讒譏遂力請致仕以終於汝陰噫小人之仇君子雖忠正如修者猶忍以鳥獸行誣

之使才識之士喋不敢為國家任一事而後得志其可畏如此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沈廷棟